

# 新华魅力

吴协和



游泳池边的雅南—JNY 幼小学生



作者吴协和与节目演出后的雅南小学生同乐



科技班上的雅南—JNY 中学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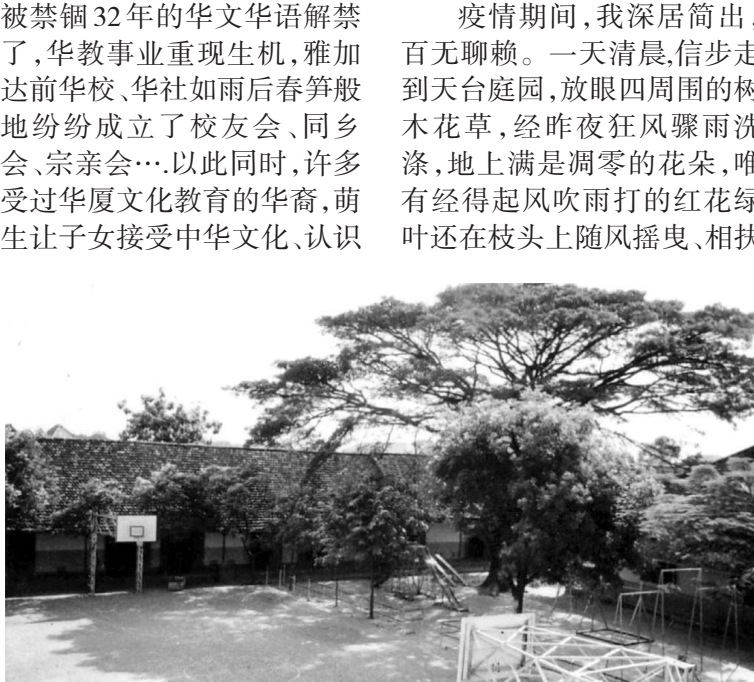
## (一) 从零开始

一条小巷, 因为有座香烟缭绕的大伯公庙, 故被命名大伯公巷 (Gg Toea Pe Kong)。这窄窄的不起眼的小巷, 却是新华人追求梦想、放飞理想、最难以忘怀的小路。

1904年, 不甘被荷兰统治者施行的愚民政策欺蒙和愚弄的华人, 受荷兰教育、不谙华文的赵氏兄弟——德顺、德山和德风三位先辈, 意识到华人要摆脱任人宰割, 当苦力为生的“猪仔”命运, 就不可不革命。而捍卫尊严、掌握自己命运的第一道坎就是扫盲。“人不可无学, 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”。于是赵氏兄弟便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大伯公巷创立了“新巴刹中华会馆学堂”, 简称“新华学校”。由那时候起, 这条默默无闻的小巷就成了莘莘学子前往新华学校的必经之路。他们由幼儿园起步, 一年一小步, 直至融入社会走向世界, 各展其才, 奉献所学, 回馈社会。综观印华教育史, 晋身百年大关的华校可以说是凤毛麟角, 新华学校是雅加达华校当中教育水平最高、校风良好的四大大校典范之一。这都归功于同心同德、坚守以教育为本、兴学造福后人 为使命和宗旨的董教先贤, 从而广获社会人士推崇和支持, 也因此获当年雅加达中华中学校长李春鸣先生评为“侨教模范”。

古人云:“天有不测风云, 人有旦夕祸福”。1966年4月6日, 印尼新秩序政权突然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下令封闭全国所有华校, 明文颁布严禁使用华文书语, 并企图强制实施归化政策。印尼华教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封杀, 因而遭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千禧年代, 印尼华裔十之八九成了华文盲, 可悲可叹啊! 很多时候东西不见了, 就再也找不回来, 可就永远不会消失。广阔美丽像花园的新华学校已荡然无存, 五仙运动筹集建成的新华大礼堂也被销毁, 新华学校彻底消逝了吗? 不是的!!

1998年新秩序政府被推翻了, 改朝换代的时刻终于到来。当选第四任总统的瓦希德, 言出法随, 雷厉风行, 开拓了全国民主改革的新时代。被禁绝32年的华文书语解禁了, 华教事业的重现生机, 雅加达前校长、华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了校友会、同乡会、宗亲会... 以此同时, 许多受过华夏文化教育的华裔, 萌生让孩子接受中华文化、认识



新华园地、篮球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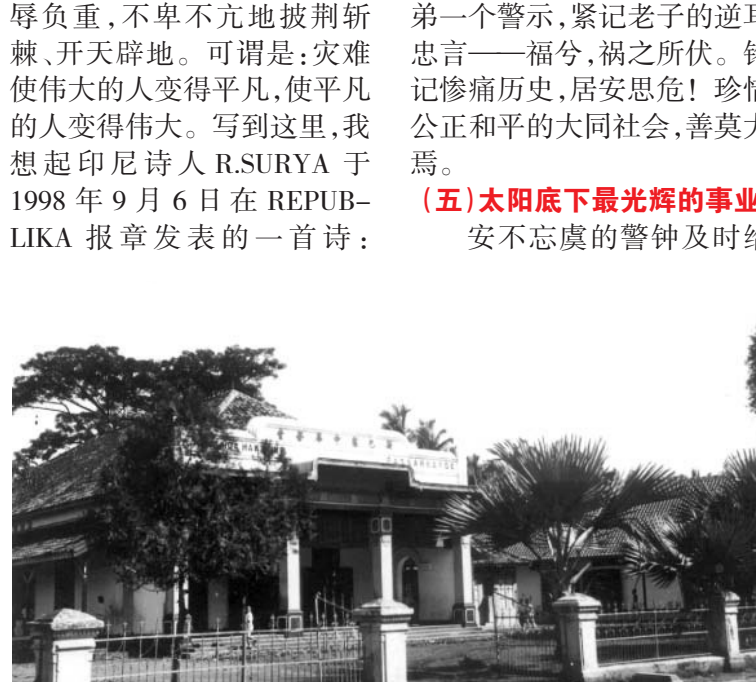
## (二) 岁月的记忆

漂洋过海南洋的父母说过让我一辈子受用的话:“人是漂泊的船, 家是温暖的乡”。在具备了天时, 地利, 人和的条件下, 2004年新华校友群策群力成立了校友会, 并推选洪教喜校友为首届理事会主席。这届的工作方针主要是让失去联系、分居各地的新华人重新回到校友家这个大家庭。三年里校友会举办了大大小小的联欢、聚餐、庆典, 基本上达到了让新华人共聚一堂、共渡欢乐时光的愿望。租用的临时会所, 成了各年届校友互通信息和聚会的地方, 新华师生终于有了“家”的感觉。就在这一年5月, 热心的新华校友为母校建校103周年纪念, 在“太阳城酒楼”举办了约有一千六百多位师生出席的庆典。眼看年过古稀同窗, 不是白发苍苍, 便是皱纹纵横, 不再是从当年雄心壮志, “骑马弯弓射大雕”豪情奔放

的青年小伙子。此情此景, 我怎么能见之而无动心? 我怎能心如止水? 就当年被班上男生“追捧”的当年同学, 也大方跑到跟前问我还否还记得她? 看她一位一见的我们就羞答答躲起来, 令她喜上眉梢地捂着嘴笑。联欢会上大家喜笑颜开, 畅所欲言, 仿佛回到了热情洋溢的青少年时光, 沉浸在友情的欢乐和温馨之中, 都珍惜这相见恨晚的缘分。

**(三) 打开另一扇窗**  
庆典结束后, 回家途中想起刚才听到某位老师摔倒住院, 某某同学突然中风半身不遂, 不禁叹了口气, 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。想到我老了对是否会成为家人的累赘? 该何去何从? 消极的听天由命, 还是积极的把握当下? 生命的灵光在哪里? 不久前在“德记”咖啡店, 听到一位像似饱经风霜的食客, 跟同座谈论人与人之间可能因为相同的境遇而相聚, 又可能因为不同的境遇而分离。唯一必然相同的, 就是岁月催人老, 颇有“未觉池塘春草梦, 阶前梧叶已秋声”的感慨。

疫情期间, 我深居简出, 百无聊赖。一天清晨, 信步走到天台庭院, 放眼四周的树木花草, 经昨夜狂风骤雨洗礼, 地上满是凋零的花朵, 唯有经得起风吹雨打的红花绿叶还在枝头随风摇曳、相扶



新华初建的校门

相映, 历历在目, 不禁触景生情; 花开自有花落日, 却又为“花有重开日, 人无再少年”而感慨不已。古往今来, 权贵者都想与死亡抗争, 但终究逃脱不了死亡这个归宿。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规律, 长生不死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, 无怪乎很多人都异想天开地盼有来... 冥冥之中, 突然发觉人生在世其实只有“三天”, 既是在成岁月黄花的昨天, 正在面对的今天和未能盖棺论定的明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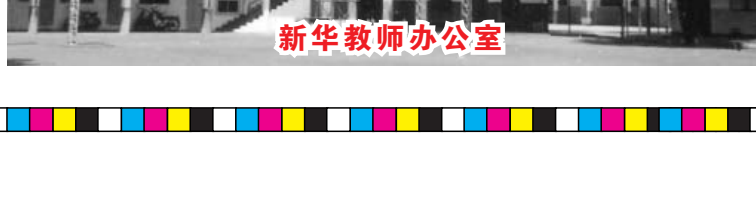
瞬间, 庆典、联欢、聚餐... 在我脑海中一扫而过, 打心自问, 庆典之后, 该做什么? 能做什么? 我想: 总有那么一天, 我们都要面对有脚走不动, 有劲使不出, 所谓“昔日少年今白头, 昔日壮怀今默默”的风烛残年, 不能因一时的“乐不思蜀”于眼前, 而虚度了后半人生, 何不趁有生之年, 为自已设定“不能尽如人意, 但求无愧于心”之意愿? “雁过留声, 人过留名”, 倘若能让名声流芳于世, 夫复何求?

有道是人生一世, 草草一秋, 叹人生如此短暂。谁知道人只能活一次, 也从不得来回票。但如果我们能正确地运用它, 活一次足矣! 萧伯纳有句名言:“人生有两出悲剧, 一是万念俱灰, 另一个是踌躇满志”。我们既然都生在跌打滚爬的世界生存, 与其无病呻吟、沮丧失业, 不如让自己老有所学, 有所乐, 有所为, 这恰恰又是叫人仰慕的思维、兴趣、干劲不减当年所谓的半当益壮。我想, 面对老, 怯者害怕, 勇者轻蔑, 智者泰然, 觉者超越。不怕人老, 只怕心老! 当然, 对不属于自己无谓的功名利禄, 当采取老子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顺其自然原则。借老子“以其不争,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这个哲理为后人处世指点方向。要我说, 人过中年, 淡定于心, 从容于怀, 诚信为本, 方正为人, 足矣!

**(四) 居安思危, 明哲保身**  
有句至理名言:“惜福先要知道福, 知福先要知道祸”。32年生活在忍气吞声、诚恐诚惶环境下的华人, 又何尝不是尝尽了祸的滋味? 谁能预料因祸而得福, 从祸的磨炼中懂得如何惜福。我们祖辈就持着根深蒂固的“人不可忘本”的中华民族气节, 才能在歧视和排斥的环境下设身处地, 忍辱负重, 不卑不亢地披荆斩棘、开天辟地。可谓是: 灾难使伟大的凡人变得平凡, 使平凡的人变得伟大。写到这里, 我想起印尼诗人 R.SURYA 于 1998年9月6日在 REPUB-LIKA 报章发表的一首诗:



原新华校址已改建成住宅区的入口大门



新华教师办公室



雅加达南洋国际学校—JNY/INT SCHOOL

同时我们对建校有了基本认知, 办教育事业除了要有全面的规划, 更要肩负为国家栋梁、为社会人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
有些校友对新华今后将何去何从表示关切, 我们即能理解, 对教育事业一窍不通的十几位校友, 要办一间具有与时俱进、德智体群美的五育方针, 不分种族、宗教、国籍的标准国际学校, 如鲁迅先生所说:“不失去固有之血脉, 不后于世界之潮流”, 谈何容易? 新华学校四十一周年纪念刊的卷头语这么写:“一间学校, 从四五十名学生扩展到现在的一千三百余名。从一位校长兼教务训育以至各科教师, 发展到现在全校共有三十四位教师; 这发展的过程, 计历四十四年之久! 迟缓是真的迟缓了, 然而只要打开教科书看看, 这四十年中是充满着艰辛与勤奋的; 是由无数的血与汗, 点点滴滴凑而成的, 新华今日得能略具规模, 我们应感谢以前历任的董事们、校长们、教师们, 他们都曾经毫不吝嗇地贡献了他们的所能, 为了这一间学校的发展。新华学校一向不曾得到祖国政府的帮忙, 她的经费, 是靠着自己筹募而来的……”新华先贤为学校呕心沥血事迹, 成了我们坚持不懈、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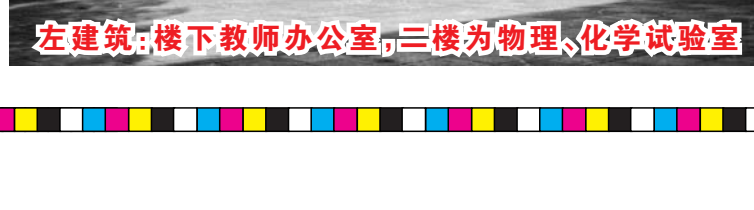
在此感谢八华综合学校、培民学校、福州融侨学校和新加坡南洋大学, 是他们真挚无私提供了许多办校经验, 免除了我们多走几道弯路。

**(七) 火车跑得快, 全靠车头带**  
第二届理事会在三年的任期里作出振奋人心的伟绩, 十二位不同年届的新华校友组建了建校公司并成立建校筹委会。林宏超 66年届, 吴协和 56年届, 汪琼南 58年届, 黄金铭 64年届, 林振健 65年届, 洪敦良 66年届, 陈国勇 66年届, 李美珍 66年届, 郭瑞麟 67年届, 杨贵文 67年届, 杨贵武 67年届, 黄金源 71年届。有句古训:“将帅无能, 累死三军”。令人欣慰是林宏超校友在筹备建校过程中不仅睿智且英明果断。正如他在蝉联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主席致辞:“今天, 扛在我们肩膀上的还有一项艰巨的使命, 是每一位新华老师、校友最大的心愿——重建新华!”“重建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;“重建新华, 只许成功, 不许失败!”在林宏超校友引领下, 一个核心力量, 发挥集体潜力的团

的开学典礼。走进雅南, 仰望柔和的阳光从透明光亮的玻璃窗照射进来, 暖暖的, 照得每个人的心都豁然开朗。雅南溶入了新华的血脉, 融汇了新加坡南洋的教学理念, 开始了万里征程的第一步。当校场上奏起雅南校歌(取用原新华校歌歌曲), 我昂首肃立, 高唱我敬爱的新华校歌, 并且听见雅加达南洋学校正式开学的第一声上课铃响。首任校长由学有专长、经验丰富的刘雪玲博士担任, 非常感谢刘校长的敬业、乐业和专心致志的使命感。



左建筑; 楼下教师办公室, 三楼为物理、化学实验室



雅加达南洋国际学校—JNY/INT SCHOOL

队, 好比高效率的火车头, 衔接着载物载重的一列车厢, 朝着目标, 勇往直前!! 2011年2月8日, 终于迎来了新华师生期盼已久的一天! 应邀出席的新加坡驻印度尼西亚大使、新加坡南洋中小学习校领导层、地方官员、新华社董郑年锦先生、百多名新华师生以及由香港专程而来的新华副校长吴奇南老师, 见证了有着非凡意义的“雅加达南洋国际学校”奠基礼。当工地上打下第一块基石, 划破天空的轰鸣声和场内老教师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交织成一片, 仿佛在为新华的延续奏一首豪迈进行曲, 震撼着大地, 震撼着人心!

2012年7月16日, 雅加达南洋国际学校举行简单朴实的开光仪式。走进雅南, 仰望柔和的阳光从透明光亮的玻璃窗照射进来, 暖暖的, 照得每个人的心都豁然开朗。雅南溶入了新华的血脉, 融汇了新加坡南洋的教学理念, 开始了万里征程的第一步。当校场上奏起雅南校歌(取用原新华校歌歌曲), 我昂首肃立, 高唱我敬爱的新华校歌, 并且听见雅加达南洋学校正式开学的第一声上课铃响。首任校长由学有专长、经验丰富的刘雪玲博士担任, 非常感谢刘校长的敬业、乐业和专心致志的使命感。

看我们信心十足, 某校友好奇地问:“新华精神真有那么大的正能量吗? 我对他莞尔, 随即把几位老师的励志言论说给他听: 杨秀莲老师常说的“以新华为重”。汪大均老师:“别瞧不起人, 也别瞧不起自己, 天生我才必有用”。蔡林晖老师:“艰苦的教育工作是没有干不了的, 哪里需要我, 我就到那里”。蒋仁禾老师:“对新华我是有感情, 愿为

题问: 为母校编辑史册的意义是什么? 给谁看? 谁要看? 收集史料, 约稿、审校、整理、印刷、发等等繁杂事务, 谁愿意分担? 经费从何而来? 第四届新华校友会连“新华会讯”都脱期交白卷, 如今却要付出相等于三、四十期会讯的工作量, 行吗? 经雅加达、香港两地编委慎重考虑后, 一致认为一切都是问题, 因为参与工作的每一个人, 虽然嘴上不说, 可大家都心有默契, 遇到困难不低头、不退缩, 不做临阵脱逃的逃兵。

我们信心十足, 某校友好奇地问:“新华精神真有那么大的正能量吗? 我对他莞尔, 随即把几位老师的励志言论说给他听: 杨秀莲老师常说的“以新华为重”。汪大均老师:“别瞧不起人, 也别瞧不起自己, 天生我才必有用”。蔡林晖老师:“艰苦的教育工作是没有干不了的, 哪里需要我, 我就到那里”。蒋仁禾老师:“对新华我是有感情, 愿为



加建三楼前的新华校舍



雅加达南洋国际学校全景俯瞰图



大伯公寺庙



至今还在的 Togo goreng Sin Hwa 摊子

续留白, 对当年倾注心血的新华创始人更应该永怀敬意之意、感恩之心。

《百年新华峥嵘岁月》共1172页, 分上下两册。原估计印刷一千套(上下册)即可满足国内外需求, 没想到当初有人担心给谁看、谁要看的干劲真不为过。所幸在遇到问题时, 我们都会冷静的面对和有条不紊的见招拆招。作为主编, 有幸阅读和筛选林林总总、水平参差不齐的文章, 有时编辑必须动脑筋, 以不刻板的方式把一些文章改得恰到好处。从文章的字里行间不难察觉作者们对母校的眷恋和情怀。原先答应给母校的学弟学妹, 却迟迟没有交卷, 过了段时间他们中间来电话说:“对不起, 我把中文都还回给老师了...”从他们谈话中推测, 应该是小我十来岁的学弟学妹, 小学三、四年级就遭到封校的不幸, 近半世纪几乎在完全没有运用华语的环境下, 想要把心里话用中文表达出来, 就好比许久没开启的锁, 生锈打不开了。这都是华夏文化断层32年带给华裔子弟的华文后遗症。

今年九十高龄的堂兄吴清良由鼓浪屿打越洋电话跟我说:“我细读部分内容之后, 心情变得轻松自如。谢谢你们送我珍贵无比、有钱也买不到的礼物——《百年新华峥嵘岁月》。它勾起了我心中对第二故乡经久不变的美好回忆。”

林芬英是我小学和初中同学, 她说:“收到《百年新华峥嵘岁月》史册, 阅读了母校风雨飘摇的历程, 感动之余, 我只想跟编委说声谢谢, 你们辛苦了!”

而今, 《百年新华峥嵘岁月》史册的发行工作已结束。向母校献上这份绵薄之力, 办校者的兴衰历程以及先贤们刻骨铭心的事迹如实载入史册, 像孔子门生那样, 把孔子一言一语刻在甲骨上流传下来。历史让人如履如木, 知往鉴来, 有鉴于此, 《百年新华峥嵘岁月》编委会由始至终坚持以客观、符合事实、毫无倾向或偏袒为原则来执行任务, 正如名言所说:“假金方用真金镀, 若是真金不镀金。我们不仅没有让新华校史继



新华大礼堂